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校書處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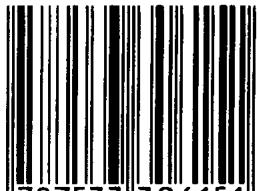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九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2524/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5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九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止啼齋集一卷空華集二卷飲河集二卷石頭菴集五卷

〔明〕釋如愚撰

一

檀雪齋集四十卷(存二十一卷)

〔明〕胡敬辰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六八

嶽歸堂合集十卷

〔明〕譚元春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四九

新刻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附旨齋詩草一卷(一)

〔明〕譚元春撰 徐汎 張澤評 附 〔明〕張澤撰

一五〇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張澤刻本

止啼齋集一卷空華集二卷

止啼齋集

石霜山僧如愚著

公安 袁宏道選

夷陵 劉戡之校梓

募飯僧米序

〔明〕釋如愚撰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飲河集二卷石頭菴集五

卷

附《四庫全書總目·空華集二

卷飲河集二卷止啼集一卷石

頭菴集五卷》提要

夫有生者不可以無食故佛以四食訓三界而仲尼曰人莫不飲食老子曰吾貴求食于母兵家者曰食乃民之天是以上古聖人知食之爲務也重帝有庖犧神農之尊禮有井田什一之制官有司徒徵賦之役莫非繼天立極以全其民之所生也惟土木金石無以食爲然亦藉食于雨露詎人生天地開口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哉特吾曹沙門釋子同乎有生異乎爲食何也凡民日用求食之業不同然不出於士農工商之有據士則有餼廩少進則受國家之祿以食之農則俟其時別其種本其耕耨以食之工則大小巧拙之不同同於傭力取直以食之商則處有待無以輕易重務貿厚利以食之是

其四民之業不同求食之情一也至於沙門釋子袈裟着身鬚髮落地業已捨俗學道於此四業無分矣曰無分者非謂弗能也謂遵佛律一切不敢爲也爲則非正命食也正命食者寄形於三界乞食於四民之謂也故僧名乞士又名應供乞謂在有學地則乞食以資生應謂證無學果應受供於人天以故吾佛世尊捨金輪王之聖位同丐者之行乞者豈虞無梵王帝釋之供養而欲賣聲名於天下哉無過開此法門福止啼齋集

二

利衆生教後代兒孫依而行之身心不爲衣食累道德自此日崇且大矣是雖無食而有食有生卽無生矣且四民之爲食日夜孜孜矻矻苦心積聚在尋常尺寸顛末有捨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者迺於施捨一途獨不計盈縮甘心捐有餘以資不足倘亦推佛恩德知沙門釋子雖捨家出家同於有生難於求食無餉口計於他出耶吾徒某有爲衆之心誓欲廣募飯僧之緣余因是有感念此身非木石口非匏瓜方且無四

民之計方且無徵賦之責方且無井田之制方且無犧農之尊而不免於有生之累故引兵家老子仲尼之說以證之意在一家捨衆家湊積升成斗積斗成石積石成百千萬石不使波臣假貸於東海滴水可盈於大器矣諺云供泥龍真龍降雨飯凡僧聖僧致福它日衲子中有因足食不累其心田者一旦發真歸元十方施主同體法身俱獲正命矣其餘因果負償諸方別有疏具

止啼齋集

三

栖霞寺募重修定慧堂疏

聞夫九間禪堂非一力可成十方施主可一言而告可一言而告者財也非一力可成者衆也衆能施少以成多雖經始靈臺不日成之况區區數椽禪堂者哉蓋財施一門廻六度之首實定慧之緣而人皆知福歸於已不便速發心者以未見其實跡故也茲者栖霞禪寺南國名藍肇創建於齊梁實中興於昭代前面鍾山若攝提之拱於北辰故山以攝名後臨揚子似員嶠

之栖於朝霞故寺因霞舉晨鍾夕梵坐講行參
此沙門釋子念報佛恩祝皇王之聖壽者也聞
來見去車膏馬秣此卿大夫休沐宦游取樂於
山林泉石者也日居月諸鍤雲鋤雨此農人牧
子給足於山田稼穡者也花開葉落兔走鳥飛
此鳥獸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者也珍珠泉白鹿
泉八德池滙而歸之此月光童子觀身水性不
異浮幢王刹者也般若臺放生臺千佛嶺槩而
分之此慧能大師明鏡非臺不用拂拭塵埃者
止啼齋集

四

前崩頽莫比雲游衲子難以息肩海會諸佛每
爲蹙額我雪浪和尚之門人吾愆雅自清苦堅
持波羅提木叉厥羈律師實爲堂主誓欲重修
以舉心心不專難以動人人不信鮮能克事事
不圓何由明理夫理者何定慧之謂也事者何
布施之謂也理不礙事方能卽定而慧吾愆能
從實際理地以起行雖塵點剗爲募緣僧不妨
果澈因源事不礙理方能卽慧而定十方施主
止啼齋集

五

向今時門頭以脩因雖彈指傾施一磚一瓦不
妨因該果海若能定慧雙忘施受兩捨則彼此
一如事理俱泯而舉手低頭皆已成佛自作使
人總是莊嚴故堂名定慧而主堂者爲律師是
戒定慧三學具矣具戒定慧而能廣募十方俾
布施者福德如虛空不可思量也矣伏願見者
聞者打破慳囊施者受者齊成正覺事旣實矣
功亦興焉勿以滴水漸盈云微匪作務使爲山
九仞功須一簣則參禪客不向孤峰獨宿者矣
名定慧雖則三根様下似可栖遲實乃七尺单
也陸羽有試茶之亭吉陽有默坐之軒此趙州
魯祖古今之異同者也倪居士之布金節法師
之演教此齊徵君供法度禪師彼此之前後身
者也弇園王司寇之有記新安汪司馬之有記
勝槩具諸隋煬帝之有詩梁武帝之有詩誌考
詳焉據其地靈有如此較其人傑又如彼可謂
人間覩史多天東土極樂世界詎非有實跡之
勝善道場真阿練若正脩行處耶爰有禪堂題
名定慧雖則三根樣下似可栖遲實乃七尺单

謹疏

募造馬祖禪師像序

一法界中虛空大地山川草木無非佛祖法身
衲僧性命更用起模畫樣爲何況我馬祖大師
實南嶽之長子廻六祖之嫡孫未出真應兆之
時二十七祖已懸記於達摩大士之心矣及乎
磨磚作鏡背牛打車發明向上因緣流演曹溪
真脉印可法嗣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眼目
果不負神駒出廐之言如是則詎可以形容像

止啼齋集六

六

貌而表暴之哉大師法諱道一形長七尺牛行
虎視引舌過鼻足下具輪文口中運風雷凡我
閻浮衆生含齒戴髮有血氣者莫不知歸依贊
嘆其形影名聞落在人耳目法化光明流傳於
心識者皆我大師於此土衆生有大恩德而不
可忘者柰何時與事移道與時喪而法幢若杲
日視者如覆盆致使慈風慧澤同草莽而枯朽
焉幸而皖嶽有靈潛人多福

聖天子命吾楚子周令尹知其縣事周公承善

薩願現宰官身獨於荒叢亂棘中剥出餘光古

蹟開創菴址命僧世守頓使千百世將滅之祖
燈復然照我一方其功德又詎可以言語形容
而盡之哉菴旣立矣人亦知矣嗣是又得本郡
阮澹宇孝廉者哀益而倡熾之澹宇雅與菴主
月空有同生死之盟遂要諸同好各捐錢刀布
粟造大藏尊經以莊嚴之月空以是入京師而
澹宇恐其徒弟輩一時乏師承荒廢前緒特備
香儀要同本縣劉方伯景孟諸大檀越請余結

止啼齋集七

七

制於此時本年十月望日爲始理其清規演其
祖道余與澹宇諸公先以九月六之日入山瞻
禮佛訖嗣且爲禮馬祖而守菴者曰家師住持
日淺遑遑經營未及此役余因謀諸澹宇曰菴
名馬祖而中無其像烏可有名而無實乎澹宇
笑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師欲金屑昧人眼乎
余曰然然否否是第知其一不識其二者之謂
者何也經云凡所有相云者謂衆生不達五蘊
四大諸法體空而於實相決中妄許我人衆生

壽者之相也詎謂一向機之斷見耶然則相而無相但除其衆生心上煩惱不滅其莊嚴法身相好耳澹宇曰如是則開命矣當破慳貪海成妙光幢捐有漏資作無上因余與吾師共之以故發心欲標幟其像以奉祀於堂俾見者聞者得皈依地以明其法身無相卽有相以投誠佛燈將滅因燃燈而續燄其功計願未約以二百金方可卒業柰力薄而且不敢自私願與十方達官長者善男信女同鼻孔出氣者共之故

止啼齋集八

人

爲小言仰告高明不拘多寡總願發心務使多輻湊一轂成大白牛車以現前一人引衆人施真青蓮華而結果是我馬祖大師向衆姓檀越信心手眼中出現再放光明矣而皖嶽一草一木瀦人一花一香具可上酌四恩下資三有其功德又豈可以言語形容而盡之哉

壽施信吾居士五十序

余生于楚長于吳久于僧獨寡交於俗之所謂道人者住碧峰日客有施湛漣者過余乞言爲

其兄信吾居士壽視厥貌乃道人也因竒厥事遂受命不辭曰壽幾何曰

今上春王三月廿八日五十也曰是奚足以語壽哉請以吾楚所有者而壽之吾楚之南有冥靈者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託根於衡山之阿垂蔭於洞庭之野雨露滋其華日月飲其光黜籌量辭慶賞忘年忘義而寓諸無竟而莊生尤善其大椿匹其彭祖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柰何以若兄年甫五旬而稱壽於游方外者

止啼齋集八

九

之前平曰善哉吾師之言也第土有沃瘠人賦形焉物有修短性無與焉而吾兄自幼于今年交知命色若處子心存太古口絕是非孝不間於父母仁不擇於里閭食有荷簡之田行無負戴之勞得壽於未生之前欲祝於有生之後無乃不可乎師寧不爲我一言曰若不知乎余向所謂楚之冥靈者蓋盡之矣欲若兄齊小年於大年覺有生於無生非言而不言是不祝而祝之已乃申贊曰芒乎忽乎識父母之未生乎性

乎命乎達勞生之有累乎既幻而生又幻而有祝無乃不太多事乎念吾生之有涯壽若兄之無疆庸詎知不可以已乎爾時道人歡喜合掌作禮稱謝曰吾兄得師之言達不生之生福壽綿綿矣又奚祝哉又奚不祝哉

刻王君和游儻詞五十首序

沙門如愚曰古人謂有意而言言盡而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古人患乎立意之難非患立言之意在則終日言而不厭不在則言雖立而不止

止啼齋集

十

免爲賒言矣賒則至言隱矣是以每言而不當

古今操觚染翰屬意乎文辭者難兩得之武林王子羽先生嘗與沙門游今年丁酉仲夏來游白下手一編屬沙門曰此吾兒之樂壽吾四十歲之作也擬付剞氏惟吾父子於沙門有一日之雅敢徵一言以引之沙門視之乃七言絕游儻詞五十首也因駭而謂子羽曰君儒者余與君游蓋從儒而游乎佛者也於仙何有雖然請言其游夫人子之於親也不擇地而安之者順

也親意在廟堂則子言以功名游親意在富厚則子言以泉貨游親意在高蹈則子言以山林游今君和年甫弱冠習博士家言而不以功名世其家儒其業大其門庭而翻以儻游鳴者順親也蓋子羽遵蠱上九不事王侯故一切厭薄浮俗意在高尚君和如是可謂得蠱初六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或曰易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又七言絕惟唐爲盛濟南先生獨許太白昌齡輩得其趣然不過一二章而已今游儻詞止啼齋集

累其篇章得無多乎抑將賒乎沙門曰諺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君和旣多才也而意又在順親宜其善賈舞於詞雖終日言而不厭矣況區區五十章豈賒言之可比乃意在望親越不惑而知天命沙門尤恐子羽年交耳順自此從心君和且將屬意乎上古之大椿則詞以萬六千爲游豈意有盡而言有止乎何太白昌齡輩之所知往者虞長孺昆季嘗詠溪上落花各五十首君和倘有意祖述哉語曰忠臣出於孝子

之門君和順親可謂孝矣它日以儒發家以祿養親未必不資始乎此是爲序

跋張卽之息心銘

先輩評二王書法如美女簪花之態亦傷其媚以失其古矣梁武帝評諸家曲盡工拙祝枝山亦有確論不知卽之此書於晉於梁唐及昭代善書者又何如耳王司寇云余目中有人故能知書芝巖法友出是索余品題余謂僧之以書稱者無出智永懷素高賢輩又咸墮在卽之開

止啼齋集

主

示中矣何也銘不云乎一文一藝究中小納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如此則非芝巖墮厥識中卽之且自不免矣脩雅法師云始知筆硯資真性芝巖儻知筆硯資真性當深玩此銘深倣此書一毛端不無寶王刹出現千百世後一遇目中有人者再商確不分外矣

初住馬祖菴答瀟山彭明府

明公仁風夙扇令聞遐宣凡我有識之氓俱叨

大化矣僧雖未覩顏範而絃歌注耳已知非百里之才迨乎入境花開滿縣雉雊訟庭夢想光儀無由瞻覲不期明公現宰官身行菩薩願匪計微末而先施寵渥光被泉石殊遇鴻因曷勝感荷謹對使者百拜口不稱謝尚念末法祖庭凋弊欲振頽綱恢弘盛業自非有力國王大臣真心護衛似難終始僧以蠹爾陋資德薄名微惟諳獨善寧識爲人特因劉行省阮孝廉諸大檀越不察庸迷堅貞謬舉曲成茲役伏望明公止啼齋集

十三

勿惜慈光恒施屢照俾一期善業得以安行如是二天之庇寧僧獨受嘉福卽佛與法俱叨恩澤矣幸甚幸甚仰承惠及僭言報命諸所唐突統惟原照

上雪浪和尚書

愚自幼投忱和尚伏事巾瓶柰五濁昏煩三心未信佛祖宗教雖闕冠討而糟粕繁懷精真罔獲至於出世爲人之念實如死灰而和尚手擡手捺欲然復溺比時私謂曝腮於龍門之下詎

望興雲布雨耶嗟乎善根夙植先願難忘爰壬
辰冬歸自都門再親軌範磬折前心容趨後步
得隨叅於吳門蓮花峰下打失布袋方知到門
疑父會族克家愚雖頑劣不我惜也第此因緣
須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而今時承虛接響之流
匪徒領衆已眼未明一聞此語便謂忘本不知
迷時師度之言猶是人意道中奉承之語惟我
和尚深慈厚德不逐世昧曲全我輩了此生平
愚於和尚高天厚地之恩粉骨碎身不能以醉

止啼齋集

丙

萬分之一然亦知父在子不得自顙之忌故於
出世爲人之念不須和尚溺之而愚更自溺且
深矣古人云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道德未就
不可以服人又云縱然生摘得終是不馨香愚
誦此言久矣和尚能信乎否耶若其因緣未遇
勢靡從心強欲出頭好爲人師妄取罪戾俾知
交者心痛愚弗爲也故一切經論有師付與時
輩高明者爲之而愚但願作常行粥飯之流甘
心學陳蒲鞋瓶子和尚終身焉足矣忽因秋風

告序一葦橫江旅邸皖城原爲訪故交以卒經
始之業不期惡種難逃冤家茲會迺達觀和尚
之弟子阮澹宇孝廉者相逢抵掌莫逆於心要
諸通郡縉紳先生再三堅請開法於皖山馬祖
菴愚思遼東豕固可無佛處稱尊第有違前志
亦再四却之辭不獲已勉力應命業於十月望
日爲結制始不敢不先聞於和尚其間請禮出
自諸縉紳不過秀才人情半張紙耳又因寒具
未成不免預備故不得如數內之於和尚然亦

止啼齋集

丁

知和尚望愚者亦豈在此尋常尺寸計耶而愚
名雖應請實自住山欲使積風積水得九萬之
餘息爲雨爲雲滿三千之報境彼時差可謂出
世爲人以報和尚之少分也但愚有碧峰舊業
小徒性敬齒弱力微無人扶持難以自全惟和
尚一視同仁念愚之子乃和尚之嫡孫普施潤
澤勿使焦枯則碧峰山房固是和尚之別業矣
若其白門風土佛事人情殆乎於愚十分無緣
古人云淵明棄世世亦棄淵明信乎是言愚亦

如之不識何日再返金陵矣雖有經始未完公
案待向後徒弟輩有福德者爲之愚亦不免路
人叱嗟唉愚無能弗顧也詩云我躬不閱遑恤
我后惟於和尚恩德難忘念之不免鼻酸天長
地闊心近形遙法乳情深良晤無期愚雖忘情
弗能弗動伏惟和尚道體安和天人是御記荔
將來勿生疲倦謹以伴函微儀願命門人賚上
少克一茶之需諸有未盡神馳愴惶

與周吏部海門書

止啼齋集

十六

貧道與居士交游於無相門中固有年所矣其
身心性命佛事人情似無間然柰縉白異分行
止難同故於山川來去不無隔越之思歲月浮
沉恒多懷仰之念但識因業繫事逐勢遷雖欲
無離莫由也已柰何柰何今年仲夏歸自真水
使庇神足得經始小菴碌碌經營無能卒業千
里風波孤蹤長往匆匆戒塗未及面辭曾留片
楮代別諒達記室已舟師五日方抵皖城初意
與孫別駕一會卽歸不期渠以年例奉賀表入

京郵車去郡已旬餘日矣貧道翹首空城側身
異域牢落難堪栖遲靡向幸值劉景孟方伯吳
念郁都諫阮澹宇何健所諸孝廉輩欵留主賓
言笑有若曾游間或談以生死大事究以日用
道開法於皖山馬祖菴此菴原馬師呵佛罵祖
之地在於山谷三祖兩寺之上萬壑之中而層
巖疊嶂古木寒雲真人煙鳥跡所不能至惟峰
嵐霞霧朝夕晦明而已貧道素秉靈姿常懷幽
止啼齋集

十七

絕周游海宇求索烟霞未有若此之勝故一至
此地似有終焉之志與二三衲子不唧噭向
折脚鎗邊煮山芋喫入泥入水隨分度日因念
宿盟不敢自私門人輩有事白門敢通消息惟
居士俯念故交京中小菴凡百尚異衛持無使
弟子輩因貧道來后飄零舊業失守恒規則貧
道與居士形雖兩地聾孔一氣矣諸餘起居諒
諦休內彼此道中無容繁露倘有好音便風復
我爲慰

與劉方伯景孟書

叅承法味感仰寔深役役人綠未及脩謝阮居士爲馬祖因緣可謂不惜身命從臾貧道入山送別諸君甚夥而僧又以償筆硯之債碌碌馬牛竟不得再面風儀至今爲恨然皖嶽有靈得檀越護法心真俾我衆僧卧流枕石飢食渴飲皆內福於我檀越矣又蒙慈悲轉施法化於彭明府明府卽命禪悅不嘗尊教則亦賢令尹哉感藉無量特願敝門人登龍九頃以謝外令親止啼齋集

大

高弟心智者初與廻師一時之憤意欲高飛遠舉得阮居士誘掖並貧道提獎深識師恩不敢忘德但緣初出即歸恐人見耻故贊留馬祖隨衆叅學少待明春解制即復還受業矣惟檀越善爲之辭勸渠阿師俾此兒緩頰微有度脫則亦不負彼出家之志未識高明以爲何如伏惟檀越起居善衛用福蒼生有暇入山光輝草木則西江一口水尚矣龐公無今古矣望望

與吳念郁都諫書

居士風味超塵神情自古夐越常游頻懷寤寐瀟山皖郭咫尺在眼而龍門鳳馭寔隔雲泥柰何柰何前承居士過愛均以令郎厚惠因首路汲汲未申報謝仰庇嘉祐食息山林雖飲啄似艱而神明珠暘每對白雲興思青瑣特無居士彊行糜人抑貧道心懸魏闕爾耶家師弟來特書鹿筭用荅前役諒在道中惟襄茲恕外聞孫別駕旣歸乞轉道鄙悰渠雖愛客尚藉偏視顧得成役亦居士仁者愛物之一端耳所有愚懷止啼齋集

九

存於令郎先生舌端茲不敢贅如餘車膏馬秣惠而好我則望來儀與皖伯臻光第從居士所好僧何敢邀倘不食盟當命雲師戒路以候前驅何如

與何健所孝廉書

久揖清光足深景晤不期握手叙未久卽分隔山林徒增悒鬱然鏡心像跡固在神會則形雖遠近親情自洽諒此心不誣先生亦信矣仰庇餘麻獲飲啄山澤秋雲澹泊楓檜爭色靈壑相喧

鳥驚石注雖寓目人間自疑形天上恨不與先生共之想夙盟是慎不我期愆請惠然軒車自雲載俟外江雨裳孝廉許乞轉達之更冀道懷想亦如先生不次

荅孫別駕

羈旅之僧竊沐寵光動息巖壑之內以安飲啄受榮多矣況得所夕與二三弟子拖泥帶水揮麈談玄商確性命究論日用皆我君侯冥錫迺敢重辱顯惠不遠百里之役非至仁厚德其孰

止啼齋集

于

能與此謝謝外聞尊夫人早世僧嬰結制遵佛律不敢踰不獲速奉吊柩前柰何嗟乎人世浮脆諸法無常惟明公矩生一視勿爲之慟可也請以嘉惠市香炬命衆僧爲尊夫人乞冥福於佛前俾彼神魂早生天界是所報也諸所覩縷綱晤不宣

壽祖堂山幽栖寺本瑩上人四十序

夫棄門釋子無以壽爲以壽爲者順俗諦也然蘇姑路中有觀無量壽者又云靡殺生者獲長

壽焉是壽無量者在弗殺生也生豈獨他謂哉合自性之謂也自性也者昭廓三世泯際十方根塵所不能迷生殺固不能惑卽佛可謂金屑卽矢可以全提庸可殺乎而文偃欲棒文殊欲劍是何不敢殺生而敢殺佛哉正爲惑者計佛在心外不達天真自性耳祖堂山幽栖寺本瑩上人者迺我四祖大醫禪師法嗣嬾融和尚異世之孫也今年某月日年交不惑諸同倫者順俗諦作軸爲壽禮也問序於余余於禮何知請

止啼齋集

主

依真諦以不惑壽之初祖與融相見融以虎示祖爲駭然融云有這箇在祖以佛示融不敢坐祖云尤有這箇在蓋虎能殺人融旣伏之佛能度人融且憚之是融第能降虎弗能降佛也若是者正計佛在心外迷惑其自性耳今上人年交不惑苟具雲門妙吉祥之作略則知虎之性即佛之性佛之性即我之性我性等於虛空尚不敢自殺况能殺異生乎弗殺異生則虎可降弗殺自性則佛可降故云弗殺生者合自性之

謂也。儻能佛虎情忘則祝不祝在人而自性不惑則壽之脩短固在我矣。又況本來法性瑩然廓然無祝不祝無壽不壽耶。上人於是能不惑乎則壽斯無量矣。是爲序。

與馮開之大司成書

在昔嘉游于今緬邈非僧敢忘仁愛迺位尊分隔虞謁靡通是以居士之庭無故人之跡矣客歲仰庇餘庥應講皖城彼中諸士君子有聞見者皆忘尊就卑各罄其歡洽今春歸來爲經始
止啼齋集

正

主

心是速居士念靈山付囑鑾錫倚馬雄文庶成布金盛事則寶王刹在居士一毛端出現矣僧等受福胡可勝言拙刻一冊鹿扇一握手函同上惟叱內是荷

跋書溪上落花詩卷尾

教中戒巧捏歌曲煥作綺語而余復有落花詩者爲友人所拉成一時取笑之戲具耳。昔罔識忌諱伎倆翩翩每每爲人竊爲已有。翻獲利養傍觀者謂余赤足趣鹿人實得味又有一等聲

止啼齋集

主

調不法矩步靡諳亦學大家兒開口至稱善知識及座主者質本犬羊藉是以虎豹其文亦欲大篇長幅搖指鼓舌爭一時之名可謂棄捨自家無盡藏沿門乞鉢倣貧兒也烏乎曾不自覺鬚眉皓白老大生涯乃翻與童者角優劣亦可媿矣致令海宇詞家主盟者掩口胡盧斥爲唱街打閨比又可悲也矣法友觀如出冊索余錄此不免墮是惡道雖然法華經云世俗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不與實相違背觀如視余蓮有力護法真實居士哉且門人輩待命旣久歸

背與否故贅記以此昔萬曆丁酉歲五月端陽日

爲吳念郁給諫書歸來辭于淵明小像跋漢人以能文名者衆而蹠廣氏念年老辭位公卿大夫送之都門外設席祖道車數百輛觀者皆泣下史傳以爲美世工畫者因圖像焉然不聞自爲之辭晉人無文章靖節公耻爲斗粟折腰耶鮮綬而獨歸田里未聞祖錢有席車每每如跖氏者故能自爲之辭趙文敏公嘗慕其爲

止啼齋集

丙子

止啼齋集

丙子

人依本傳而次第其相間書以文余於丙申秋九月二之日得縱觀其真本於皖城劉方伯齋頭私謂生平所希覩者越明日余有皖山之役過別吳給諫先生先生復出其摹本示余且命之曰陶公存日與遠師善生企慕其人恨不與之同時故作是像願師推愛遠公爲生借書其辭于手余唯唯因是以窺先生之意深矣何則彼二君子者一以老去一以節去而先生以世家夙齡登高第樹清望官言路譽重朝野政當

銘功景鐘書名竹帛而獨能爲是者特無先生心像二君子而跡寄廟堂者乎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然何以有此是則晉人無文章而先生有之漢人能文章而先生不以能文名兩得之矣嗟嗟焉識後千百世詎有不景慕先生而置其像以照人耳目赫赫然若今日之事乎故余得受命卒業復贅言以此

碧峰寺募造鏹金佛像補遺序

金陵多梵刹碧峰例大刹焉迺我

止啼齋集

丙子

太祖高皇帝時所建以報開山祖師法諱性金厥號碧峰者西洋之伎也以故寺以號名示不忘也而金香佛像有異於他刹者皆出自朝廷欽賞以昭恩榮非私物也爲盜者貪得而不知害往年竊其一年復竊其一典守者恐不得辭其責多方捕獲告之本部下該城治之其新失者徵佛祖靈因象固而獲遺珠焉舊失者知與契訛都弗得竟化爲亡是公矣司城汪公以仁訓民體佛慈悲輕律厥盜而命僧重摹其像